

一起来唱

胡静

我不喜欢唱歌。因为天生的“左嗓子”，一开口，那调儿就像脱了缰的野马，不知“野”到哪儿去了。但最近，我跟好多人约了一起唱歌。

第一个约的是陆师傅。我不了解他。他好像还不知道我姓什么。

那天下午，轮到我去社区卡点值勤，天气预报说下午有暴风雪，出门时，厚厚的羽绒服里塞了两件羊绒衫，一件羽绒背心。下午3点多，暴风雪果然来了。风狂吼着，把卡点的棚子撕开了；雨夹着雪子，粗暴地打在我的脸上、身上。我撑开伞，伞旋即被吹翻过来，索性不打了。我们要给每个进小区的人测体温，查出入证并写上时间，腾不出手打伞。不一会儿，帽子，衣服，鞋，全湿了。两条腿直哆嗦。有人跑过来。蒙着一层雪花的滑雪帽下，一双笑盈盈的眼。她递来一个塑料袋，说：“看着窗外下雪了，想你们在风雪中一定很冷，就把家里暖宝全拿来了。”真是雪中送炭！有了“暖宝”，暖和多了。

下班高峰过去了。行人，电瓶车，汽车，渐渐少了。终于喘口气。风雪却更气势汹汹。我的双腿又打颤，掏出手机一看——零下2度。社居委李主任说：“现在出入的人少了，外面留两人值勤，大家轮流到值班板房取暖器旁烤烤火。”

“我和六三在外面，你们进去烤烤火。”一个浑厚的声音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又来了一个戴红袖章的人。他戴着鸭舌帽，腰杆笔直，虽然口罩遮住了脸，但我能判断他年龄在60岁上下。李主任说：“你要守一夜，还是留点精力值夜班吧。”那人说：“放心，我夜里一刻都不会睡的。”旁边那位被他唤作“六三”的小伙子说：“是滴，昨天跟陆师傅值夜班，他唱一夜的歌。我也一刻没睡。”

于是，我记住了这个门卫姓陆。

下一次值班，陆师傅不到6点就提前来了。那天没有雨雪，但站在外面仍然很冷。晚上八点多，小区没人出入了，让人感觉格外清冷。

我对陆师傅说：“听说你喜欢唱歌，给我们唱一首吧。”旁边几个人一起附和。陆师傅有些扭捏。六三说：“昨天夜里你又哼歌又谈发声的。现在在大伙儿面前展示一下吧！”陆师傅挠挠脑袋：“你们要听什么歌？”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陆师傅清了清嗓子，唱了起来：“在那桃花——”歌声被口罩闷着有些喑哑，但陆师傅唱得很动情，手臂和上身随着歌声起伏着。一句一句歌词如桃花，一串一串、一树一树，灼灼地开在了我心底。一曲唱罢，我对陆师傅说，你的歌唱得真好！陆师傅说，戴着口罩唱，不得劲，等哪天不用戴口罩了，我们一起唱。我说，好！

中午，打开微信，看到群里一个链接——《师生自创歌曲“声”援抗疫》，点开，音乐响起：“踏上逆行的列车，奔赴荆楚汉江……你的模样，就是中国的模样，你的模样，就是最美的晨光……”听着一段段稚嫩的童音，看着一张张动情的小脸、一幅幅“武汉加油”的画，我的眼睛潮湿了。听说，这首歌传唱到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安庆市立医院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流泪了。我想到词作者朱老师从正月初四开始，每天忙到深夜，制作了一节又一节“空中课堂”，又接着作了这首词，感动又心疼，发信息过去问候。她说，和孩子们约好了，等开学那天，大家在一起合唱这首歌，到时，您也一起来唱吧。我说，好！

闰密琼快退休了，去年12月报了一个合唱班，几次邀我参加，我都没答应。那天，打电话过去。那边说，宅了这么久，心里闷得慌，5月份就退休了，到时不知合唱团能不能开班？我说，一定能。她说，到时一起来唱啊。我说，好！

爱人说，你最近变了很多。我愣了一下，想起卡点韩主任夸我“特亲和”，便点点头：原本跟熟人都聊不上几句话的我，竟与卡点素昧平生的男女老少打成一片，颇有种相亲相爱的感觉；已十几年没在课堂讲课的我，在网上讲起了“绘本故事”；很少发朋友圈的我，连续数日每天发六篇“空中课堂”；甚至不喜欢唱歌的我，竟跟这么多人约了一起唱歌。

其实改变的，岂止是行动呢？又岂止我一人呢？

经过一段恐慌、焦虑后，我们已学会用微笑细数每一个日子，用爱牵连着彼此。朋友发来的每日一图每日一诗每日一曲，以及84岁老作家石楠老师的画，哪一张哪一首不是希望之歌爱之歌？而这特殊时期的共情，哪一份哪一段不是温暖之情动人之情？不禁莞尔：世界如此美好，生命如此可贵，为什么不唱呢？



战疫（版画） 郑贤红作

一卷山书

张建成

山不论高低，去读，够读一辈子。看山跑死马，及至面前，仰头望，山云杂陈，树冠纷乱，草石纵横，要解透其中斑驳的古、生长的今，难。

下午几位诗人、作家走进紫蓬山，意欲读一卷山书，听冬天的风吹动山石树草之音。紫蓬山有历史，紫蓬山有苍古，紫蓬山有吸动目光的太息之力。作家、诗人们兴奋，一地走叶，恰恰合了心韵。

紫蓬山我去过数次，对其间的山石因缘、淳情爽朗，在仰慕中多有思忖，但在我和作家、诗人们介绍时，突然感觉辞短——一座海拔不过二百多米的山，我讲不透。

近山心慌乱，如近乡情更怯。事实上所有的山都可当作故乡，亲山爱水，故乡是用来亲的，山自然是故乡。谁能把故乡讲透呢？故乡巴掌大，就这巴掌大的地方，浓缩了亲情、民俗、地理、风物、爱恨、情仇、饥馑、温饱、生长、死亡、干旱、水涝、庄稼、草料……浓得化不开、解不动，想去理会或解开，往往面对的是死结，打不得、揣不得，骂更是万万不可的，老祖宗就埋在这一亩二分地里，时而会弄出些玄妙。紫蓬山一定是我的故乡，我第一次谋面就似曾相识，一块块山石，如同是我小时坐下的门槛石，温度犹在，缓缓的散发出暖意。

山石的暖意来自何处？紫蓬山的暖意来自何处？我寻思良久，但见山风陡起，卷动一地的麻栎树落叶。紫蓬山多麻栎，百年以上的千棵成群，春天时美，美着过完季节，到了冬天仍美得有味。麻栎树好心肠，果实虽苦，却能在灾年救命。如然不去拾取，一粒果实在来年就是一根绿苗。山不高有麻栎于山岙，也能将山拔得入云。我和作家、诗人们，在冬天的麻栎林中驻足，夕阳透来，裸露的树枝被一一镀亮，阳光似叶，熠熠生出辉煌。倒是脚下的黄叶不安分，它们似在自语，昨天的它们也是一组组美的符号。诗人张岩松有诗，他说要把语言打开。他说诗也是在说山，冬天的紫蓬麻栎脱尽叶子，是在打开自己，麻栎是诗，就看怎么去品了。好诗不是任何人都能读懂，山也如此，紫蓬山读不懂，它是好诗。好诗暖流足也。

深山出俊鸟，紫蓬山有一种鸟，白鹭，俊极了，盛时满山遍野，栖在真璞的麻栎树上如是白色花朵，煞是养眼。紫蓬山有好水，好水蓄鱼，白鹭奔鱼而来。紫蓬山有好林，好林藏巢，白鹭拥巢而眠。山水存私货，私货为白鹭，却又不掖着，振翅飞动，光明磊落，传送山的消息。诗人木叶有诗，他的诗空灵，带着草木的气息。我以为进山之后，木叶就在作诗，就在拣拾诗情。紫蓬山的诗是朦胧的，慧眼望穿才能找到它的诗眼。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啾啾。《诗经》上的诗句，适合紫蓬山。鸟不同，其鸣可取。而这可取的鸣叫，是一卷书的标点。没有标点的书，断句来读，可得费点功夫。

紫蓬山的庙事，算得久远，西汉时建有白云寺，后有李典家庙，再之后晚清袁宏谋重振山庙之声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留下了一段深深浅浅的传奇。我对佛教素无研究，却对庙宇寄存的文化有兴趣。紫蓬山上的西庐寺，寺抱山转，树抱寺长，将建筑的美和山、树结合，传导出天人合一的理念，算得上大气，算得上自然。诗人孙启放，人和诗一样深刻，这学数学的人精于计算，将诗列在数式里，精准又有逻辑。他说数学是最好的诗，我认同。我们合影，他突然对手机而言，说我有佛相，一惊，接着释然。在紫蓬山，在大自然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佛。一座能让人充满自信，信以为佛的山，令人奇思。但要思明白、想通透，委实不容易。

苍天之下，山之岙，我看到一只山喜鹊放弃翅膀悠然散步，它沉缅于山静树静枯草之静，它在想什么，我不得而知，它在寻找什么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反过来我问自己，踟蹰紫蓬山，我在想什么、寻找什么？我回答自己，什么不想、什么不找，为的是一个无欲无念的干净。山书一卷本干净，去读它该是干干净净的人。

为几株枯死的麻栎伤感。我和几个作家、诗人扶树而立，枯树无言，杵在山石的坚硬上，管山人不舍砍伐了，或撑或架，让它们仍作山的一部分，感受渐渐走远的今，和匆匆而来的今。有枯树转绿，是山藤附体，一寸寸向上攀援。

山书一卷，我又翻开封面，好些字句难懂，求教同行的作家、诗人，他们抚掌而大笑：读山不知山，知山又不知山，紫蓬山此去无多路，再读，再读。“哦哦”“哈哈”，麻栎叶摩山石而乐。